

胡弦生态新诗的自然观构建及当代价值

黄馨远

在全球气候危机的时代语境下，生态文学成为人类反思文明困境、重构自然认知的重要载体。中国当代诗人胡弦在诗集《猜中一棵树》中，以哲思与对话的方式构建出“关系性自然观”，为生态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，也为当代文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范式与理论参考。

一、自然作为平等对话的主体

胡弦的诗歌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视角，以“以物观物”的关系性思维，将自然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对话主体。在《树（一）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一棵树如果看见了什么，它的身体也不会有什么变化”“它不陪我们生，也不陪我们死；在它的内心，有另外的事物在飞奔”。诗人以树的视角切入，揭示自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——自然并非人类附属品，它有自身运行逻辑与精神世界，不随人类意志转移。这种平等对话理念，在胡弦的创作观中有着深刻根源。他在自序中坦言：“城市可以阐释，大自然却不可以。”大自然的神秘与恒定，让人类的“理解”本质上是对不可解奥秘的倾听。唯有以平等姿态凝视自然，才能打破“人类中心”的傲慢，感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。在《蚂蚁》中，他细致描绘蚂蚁的匆忙与坚韧：“当它拖动一块比身体大数倍的食物时，你会觉察到贪婪里，某种辛酸而顽固的东西。”这种对微小生命的关注，正是平等对话理念的生动体现。

二、动态共生的生态系统

胡弦善用“自然剧场”意象，将自然视为充满表演与对话的动态舞台。《遇虎记》中，老虎突然闯入“流水淙淙”“松

针落了一地像毯子”的松林，“所有树都屏住了呼吸”，凌霄“飞快地攀上树巅”，“隐隐虎啸从远方传来”。在这个剧场里，没有绝对主角，自然万物都是参与者：松树、凌霄、老虎相互作用，共同构建出充满张力的生态场景。胡弦认为，自然并非静止的视觉画面，而是蕴含“情感地理学”的动态存在。他在自序中提到，当“另外的时间和人物出现，自然的属性只是第二性的”，自然的核心在于内部构造与情感联结。这种认知让他的诗歌超越表层描绘，深入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，展现万物相互影响、共生共荣的动态过程。在《树林》中，“在一棵树和另一棵树之间，有大片可以促膝的沉寂。倚着树干说话的人，曾嗓音清晰。当他起身——起风了，无数话语，已同风声混在一起”，生动呈现了自然系统中各元素的互动与交融。

三、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

胡弦的诗歌不仅揭示人与自然的对话关系，更传递出对共生伦理的追

求。《白鹭》中，“白鹭是个神秘主义者，它的白，像个从不曾改变的答案在等待属于它的问题”，当它飞，“硕长的翅膀触碰着我们怀疑和痛苦的边际”。白鹭的自由飞翔，既象征自然的纯粹美好，也隐喻人类对自由与和谐的精神向往。在胡弦看来，人与自然的共生并非简单“共存”，而是精神层面的相互呼应。他在自序中对比城市与自然：“离开了人为，城市会沦为废墟，而大自然却不需要人为，会自己生生不息。”但人类却在城市与自然的割裂中迷失。他的诗歌试图搭建沟通桥梁，唤起人类对自然的共情——唯有将自然视为精神伙伴，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。在《果园》中，“祖父忽然转过脸告诉我：苹果之死，万事休，犹如人从梦中遁去”，将自然生死与人类命运相联结，深刻体现了共生伦理的内涵。

胡弦的“关系性自然观”并非无源之水，而是传统“天人合一”思想与现代

辑贯通。类似的“发现”比比皆是：《甬城之帆》里“城市的碎影如同一张张开的网”，《帆船酒店》中“季节穿透了种子/一个生命的符号从此生根”，《夕阳》里“黑色的背后/那可是新星在发亮”——衰败与希望辩证相生。这种能力不是技巧堆砌，而是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，于日常中捕捉诗意微光。当然，诗集并非无瑕。《金融风暴》“他一下子搬出四万亿/准备造一把伞”稍显直白，少了含蓄；《地理老师》“地球长在你的脖子上”意象生动，却未能深掘其精神内涵。但这些瑕疵无损整体价值。于坚说“诗歌的真诚比完美更重要”，史劲松的诗胜在“真”——情感真、生活真、思考真，这份真诚让作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。合上诗集，久久不忘的是《日浮广场》里的那句：“我是一个沉默的旅行者/单纯的灵魂守护着一份单纯的热爱。”这是诗人的自画像，也是他诗歌的精神内核。在纷繁世界里，他始终以“单纯的热爱”守护诗歌，用文字记

录生命的点滴，打捞灵魂的微光。于坚说“诗歌是人类精神的呼吸”，《我，以及一些描写》便是这样一次深沉的呼吸——它让我们看见，诗歌不必远离生活，不必故作高深；扎根日常，真诚面对生命，便能写出动人的诗篇。这部诗集，正是史劲松为自己、也为读者搭建的“灵魂的居所”。在这里，我们重逢童年、青春、中年，触摸生活的温度与痛感，在平凡的片段里照见生命的意义。一如他在《出发》中所写：“我们要抢在这生死之间/写下一首自己生命里最平凡的诗。”他做到了。

四、胡弦自然观的文化根脉

胡弦的“关系性自然观”并非无源之水，而是传统“天人合一”思想与现代

生态伦理的融合。他借鉴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智慧，同时以现代生态伦理为基础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。在《明月（一）》中，“明月登上天顶，那么高，不可能有谁拥有过它。如此明亮，看上去和从前一模一样，不可能有谁失去过什么”，既体现传统诗词对自然的敬畏与赞美，也融入了现代生态伦理的思考。在全球化语境下，胡弦的诗歌展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表达。他扎根中国自然与文化，从江南山林到西北高原，以细腻笔触书写中国自然的独特魅力。这种本土化书写为中国生态新诗注入活力，也为全球生态文学提供东方视角——人与自然的共生，并非抽象理论，而是扎根具体文化与土地的实践。在《丹江引》中，“河流之用，在于冲决，在于大水落而盆地生，峻岭出”，将自然力量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，彰显了本土化书写的独特价值。

生态伦理的融合。他借鉴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智慧，同时以现代生态伦理为基础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。在《明月（一）》中，“明月登上天顶，那么高，不可能有谁拥有过它。如此明亮，看上去和从前一模一样，不可能有谁失去过什么”，既体现传统诗词对自然的敬畏与赞美，也融入了现代生态伦理的思考。

在全球化语境下，胡弦的诗歌展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表达。他扎根中国自然与文化，从江南山林到西北高原，以细腻笔触书写中国自然的独特魅力。这种本土化书写为中国生态新诗注入活力，也为全球生态文学提供东方视角——人与自然的共生，并非抽象理论，而是扎根具体文化与土地的实践。在《丹江引》中，“河流之用，在于冲决，在于大水落而盆地生，峻岭出”，将自然力量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，彰显了本土化书写的独特价值。

五、生态新诗的审美与伦理启示

胡弦的诗歌实践为生态新诗发展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式。他以细腻、哲思的风格，将自然神秘性与人类精神世界相联结，超越传统生态诗歌对自然的单纯赞美或批判，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。这种审美创新丰富了生态新诗的艺术表现力，为当代生态文学发展开辟了新路径。同时，他的诗歌为当代生态伦理构建提供了重要参考。诗歌中蕴含的平等对话、共生共荣的生态智慧，对打破人类中心主义、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此外，胡弦的诗歌通过书写自然，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，激发环保意识与责任感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。总之，胡弦以《猜中一棵树》为代表的诗歌实践，构建了充满对话与共生的“关系性自然观”，展现了中国生态新诗的深刻内涵。在全球气候危机的时代语境下，他的诗歌不仅是对自然的深情凝视，更是对人类文明的反思，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指明了方向。

在平凡的生命里打捞灵魂微光

——读史劲松诗集《我，以及一些描写》

冰冰

载厚重，如《十月，伦敦之夜》“一个人行走于夜境深处/像是从空茫的人世挣脱出来”，以“夜境”“炊烟”写漂泊与眷恋，“以实写虚”，直抵人心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的“个人叙事”始终暗含“人类普遍性”。他写“我”，却让读者看见“我们”。《金色的记忆》里青春的遗憾，《借钱》中“以金钱的短暂使用权衡量友谊”的无奈，《灵魂的居所》里“我们从劳力到劳心/以物质取代悲悯……而灵魂，却无处安放”的精神困境，无不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谱。于坚认为“诗歌的意义在于打通个体与群体的边界”，史劲松正是以“我”为镜，折射出从物质匮乏童年到物欲膨胀成年、从故乡依恋到远方追寻的时代轨迹。

在技艺上，史劲松最擅长“于无关处建立诗意联系”。沈天鸿曾举《秋天的回望》“远处的坡地上，铮铮独立的黄花/——乡情燃尽的泪滴/是桅帆之外的又一盏灯”，将黄花、泪滴、灯这三个不相干之物，通过情感逻

辑贯通。类似的“发现”比比皆是：《甬城之帆》里“城市的碎影如同一张张开的网”，《帆船酒店》中“季节穿透了种子/一个生命的符号从此生根”，《夕阳》里“黑色的背后/那可是新星在发亮”——衰败与希望辩证相生。这种能力不是技巧堆砌，而是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，于日常中捕捉诗意微光。当然，诗集并非无瑕。《金融风暴》“他一下子搬出四万亿/准备造一把伞”稍显直白，少了含蓄；《地理老师》“地球长在你的脖子上”意象生动，却未能深掘其精神内涵。但这些瑕疵无损整体价值。于坚说“诗歌的真诚比完美更重要”，史劲松的诗胜在“真”——情感真、生活真、思考真，这份真诚让作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。合上诗集，久久不忘的是《日浮广场》里的那句：“我是一个沉默的旅行者/单纯的灵魂守护着一份单纯的热爱。”这是诗人的自画像，也是他诗歌的精神内核。在纷繁世界里，他始终以“单纯的热爱”守护诗歌，用文字记

录生命的点滴，打捞灵魂的微光。于坚说“诗歌是人类精神的呼吸”，《我，以及一些描写》便是这样一次深沉的呼吸——它让我们看见，诗歌不必远离生活，不必故作高深；扎根日常，真诚面对生命，便能写出动人的诗篇。这部诗集，正是史劲松为自己、也为读者搭建的“灵魂的居所”。在这里，我们重逢童年、青春、中年，触摸生活的温度与痛感，在平凡的片段里照见生命的意义。一如他在《出发》中所写：“我们要抢在这生死之间/写下一首自己生命里最平凡的诗。”他做到了。

录生命的点滴，打捞灵魂的微光。于坚说“诗歌是人类精神的呼吸”，《我，以及一些描写》便是这样一次深沉的呼吸——它让我们看见，诗歌不必远离生活，不必故作高深；扎根日常，真诚面对生命，便能写出动人的诗篇。这部诗集，正是史劲松为自己、也为读者搭建的“灵魂的居所”。在这里，我们重逢童年、青春、中年，触摸生活的温度与痛感，在平凡的片段里照见生命的意义。一如他在《出发》中所写：“我们要抢在这生死之间/写下一首自己生命里最平凡的诗。”他做到了。

